



呂氏與籍漢家  
讀書茅孫某守  
不許損失賸賣  
連者崇祠除名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

任人自出此奇

未動



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上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頃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為祕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為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君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

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後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太被親寵見重二宮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



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後之已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鷄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鷄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上皇以為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証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又廢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

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元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臨海王光大元年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桑徒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



桎梏不離身夜以無著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  
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  
為左僕射和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  
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  
才未至卒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  
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  
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祕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  
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  
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  
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  
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

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  
后為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  
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  
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  
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  
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  
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  
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  
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  
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社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  
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



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敵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敵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思之敵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敵等云文遙與臣並為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敵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敵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葬畢敵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敵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敵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敵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

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敵敵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危酒言訖遽出一開載美女珠簾詣宴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主力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敵以不臣之罪旦日敵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敵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敵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敵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並林園雀離



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敵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後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史、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



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用人不復啓象  
由是與士開有隙 夏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琅邪王儼以和  
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  
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  
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  
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  
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  
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  
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  
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  
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還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  
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  
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  
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  
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  
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  
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命萬死謀廢至尊剝  
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  
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  
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  
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  
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  
啟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  
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



步騎肆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太家  
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  
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  
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  
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鐶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  
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程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  
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  
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  
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  
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為兗州刺史  
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良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  
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

殺之帝未決以食舉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酈慶父帝乃攜  
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  
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帝啟太后曰明日  
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  
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  
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  
帝使啟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  
畿府入領軍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  
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  
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  
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  
弓纏箭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顙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



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自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後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珽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都督

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鄯侯嚴敷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口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穆後省實行兵徵其父金之灋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胃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榑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



殺斛律光

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歛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伯加、祖珽使二十石，卽刑。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冥射箭百刀。」

十賜稍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卽中何宜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裹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辦、世酋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



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  
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揔知騎  
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持出入直至永巷每同  
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  
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  
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又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  
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  
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冬十月齊陸令  
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  
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  
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  
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  
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  
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  
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  
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禮不可以訓太  
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  
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  
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邑之  
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揔知外兵及內  
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雖  
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  
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



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敵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犬不可耐唯須殺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效才博學意謂

善人故舉之此來觀之大是奸臣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相問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昭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為已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濁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遂而代之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



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已  
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  
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  
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  
出拒之信使往還須臾節度且道踞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  
避南寇若不啟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  
唐邑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  
惣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  
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  
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二月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士自非寵昵

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  
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  
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  
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太像一  
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  
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為之無愁天子於華林  
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  
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闕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  
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并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  
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  
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  
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



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鬪鷄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待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有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雖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駟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外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是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也田頔為貯積募其驍悍直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嬖孽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纜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

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是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也田頔為貯積募其驍悍直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嬖孽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纜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



也帝大笑二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摠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統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摠管趙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昭為後三軍摠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迴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位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戊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昺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

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王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大舡焚浮橋橋絕齊未橋大都督太安傳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渾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傳伏謂行臺乙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王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儀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灋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諸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壁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馬氏公丑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

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涇州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枉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顧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涇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執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槩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鷄栖原伐柏為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王分



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  
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戢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  
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蒼在不之覺  
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  
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  
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  
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  
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聞志雖有百萬  
之衆實為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  
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  
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  
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弼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

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  
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忼慨自若謂將士曰  
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  
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  
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  
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  
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王恐弩矢及橋乃抽攻  
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  
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  
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  
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摠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  
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



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凝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疾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夫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

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其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人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褱翟等至是遇於中途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為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



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若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主憲攻洛女若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為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為妄斬之乙卯齊王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丁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之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摠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邑典外兵曹太原王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邑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邑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摠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邑自以宿舊習事為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邑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



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官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千子。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鳴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輒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千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千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尊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為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



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啟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啟執使者送鄴壬戌周王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

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

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眾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意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負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勣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上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鷄鼠縱鷹犬搏噬取之勣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勣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姜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勣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



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王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王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恐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勸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王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王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大皇太后皇太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王使長樂王尉世恭帥千餘騎視周師出滏口登晉昌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王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王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勦力內實通敵於朕不忠也送欵之後猶持兩



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張樂熊安生傳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求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求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湏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現侯周師自與穆后馮

好

此賊

亡國

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顓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文辭色愈厲竟折四文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之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軫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已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各隨陰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并可毀撤瓦木并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反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



令高緯為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  
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  
與潛書曰是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且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  
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  
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  
畧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  
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  
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  
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  
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云王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  
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  
畧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勿收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

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  
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  
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  
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  
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援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  
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  
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蹠似  
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此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  
臺傳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  
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之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  
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  
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



東雍州刺史傳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口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  
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卿公告身及金馬腦三酒鍾賜伏為  
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  
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  
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  
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  
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  
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  
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赦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  
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  
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歛軍而  
還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之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  
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  
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  
與齊石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傳婢禁止之  
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  
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  
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麟鳳皇為  
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  
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踞寢會義崇信含  
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  
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壯麗者準  
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十月周



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傲放之乃為尼齋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摠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親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相公楊忠卒子驍襲爵堅為開府儀同三司

宣帝大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為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隋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王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



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敕容曰卿世載鯁直竭城所  
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  
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運迴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  
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  
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柏公是也管仲  
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  
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  
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  
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  
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

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言於周主周主  
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  
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  
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  
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  
堪立邪乃以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  
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  
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闕恐不了陛  
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  
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  
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及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  
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久之

其初何乃勸  
軌陳



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執因內宴上壽將  
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  
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  
太子無過今執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  
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  
矣公其勉之王執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  
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執等言  
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九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  
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  
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為淫欲詔拜  
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

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  
樂運上疏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  
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  
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  
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  
憚由是疎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  
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為太師憲辭讓又使孝  
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  
即執之憲自辯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  
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  
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  
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



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泮死。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為皇后。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家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為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虞書所載。有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究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聶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黜於正。

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纒踰年。即次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然。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雕為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秦緹復鴈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戲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滅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閭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



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癸卯周立皇子闡為魯王。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二月周徐州摠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瀆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宇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情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摠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不知齊王志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醢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位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



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升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杖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迥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為天制，敕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撫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迴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日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并其衆推諸父為主，鼓行而西。亮國官如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南，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鉞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



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聞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大事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性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夏五月周揚后性柔婉不如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問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

堅至神明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守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父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師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止為壽陽摠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摠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灋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墓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懷之孫也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摠知中外兵馬事顏之



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太后。楊后為皇太皇，朱后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以漢主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贇為上柱國、百官摠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邛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

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貴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與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穎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穎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穎亦不辭。族乃以為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



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  
年少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章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  
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中大夫庾季  
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  
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  
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  
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迴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迴子魏安公  
惇奉詔書召之會葬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為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  
列長叉為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  
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  
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  
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周尉遲迴知丞相堅將不利於

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迴遣其大都督  
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  
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為藝言於迴  
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迴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  
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食迴尋遣儀同大將軍  
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  
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侯正破六韓衰詣迴諭旨密與總官府長史晉祖  
等書令為之備迴聞之殺祖及裒集文武士民於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  
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  
先帝處吾如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共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  
衆咸從命迴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迴  
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元帥鄧公梁士彥樂安公



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漢陽公武川宇文述、武川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迴弘度。梢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討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迴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執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上贄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然子以柱國梁肅為益州總管。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蕘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呂畢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曹、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賀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冬、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之。

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九尼等帥青齊之眾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眾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為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鑲金帶遺堅，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為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



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迥遣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迥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鄭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已酉周以柱國王誼為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昌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殺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賈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刀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為堅心腹。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

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偽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迥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眾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堅



盡情盡理  
能與子別  
以明決

深以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制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郎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頌請行堅喜遣之頌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鄭隱溫應土順洸懷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

善法亦敗  
其燭照

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殷進督洸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眾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兖州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難猥蒙顧託梁主奔棄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遂止高頌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



棧頗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頗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弟勣帥眾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摠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為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

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老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擊為長史達擊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眾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為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



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為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疎之恩禮漸薄高潁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潁代昉為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周王誼帥四摠官至鄆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甌山二鎮來奔九月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摠管東京小冢宰摠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肅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賡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基高阿那肱乙佛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摠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基等破之會梁肅至基等遁去肅自劒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基乙佛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賡擊之謙戰敗將入城基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賡斬謙及高阿那肱劒南平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摠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賡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堅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



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無太傅杞公椿奉冊太宗伯趙嬰奉皇帝璽紱  
俾位于隋隋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衮冕如  
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祠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  
子勇鎮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為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  
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  
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攝  
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  
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穎為尚書左僕  
射無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無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  
林為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  
后丙寅舊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  
軍趙嬰為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

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佗族聞之  
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  
愧之改封樂平公主父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  
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  
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  
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  
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  
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  
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  
高穎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  
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暉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鄴公真  
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贇秦公贇曹公允道公允蔡公允荆公元宣帝子萊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五  
公衍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為嗣

###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譖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閤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欵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蒼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

疑有變伺其所為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剡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摺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於東城因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臧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為台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



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十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為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為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暉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暉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榮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為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帝病創卧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眾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

故  
長城 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攝用三司之議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醺日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佞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



若弼為吳州摠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摠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顯顯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一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摠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璩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

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路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上見而說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眇眇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就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



序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  
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賢  
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  
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又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  
目府庫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  
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大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  
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  
嗟怨客卿摠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  
人尤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  
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  
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  
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  
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 初北地傳緯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  
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緯受高麗使金  
上收緯下獄緯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  
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惠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  
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  
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殍殍救野貨賄公行帑藏  
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  
稍解遣使謂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  
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  
疾不行故緯言及之

禎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



兵法

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大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頴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才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勸號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磯夏首新

口溢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王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又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手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水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寒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



自  
出

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林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勳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諛諛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轡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

先是隋徵梁主入朝梁叔父安平王襲弟義興王瓛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暉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

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聞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罵詈書二十萬紙遍諭江外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

為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顯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頌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仁摠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頌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

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瑒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為東楊州刺史瑒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疑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閹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郡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問二人共掌機密護



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卽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關帝曰今且出兵若比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惣惣內爲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惣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

此何時也  
通鑑紀事本末

兵法

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人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哺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此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旣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終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



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

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閭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頃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



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二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即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摠管楊牙貞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隋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貞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甲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摠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



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以身救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石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獻敬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驛車歸已

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頴先入建康頴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頴所令留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譖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杲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關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摠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哀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



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蛋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三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為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漢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蕪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偁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為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摠管元契、張默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瓛立陣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



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獻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獻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獻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畧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軍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

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洗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洗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洗洗擊斬徐璿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魂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人洗夔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及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



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朝廷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帝獨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内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美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諛默然

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答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言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勲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顗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頌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頌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若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



有讓帝之伐陳也便高頴問方畧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頴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瓏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瓏險慘苛酷發言邪詭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

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上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暉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暉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和涉果如所量羅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後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暉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賞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



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歆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

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開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瑄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却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待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頰至日猶見啟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于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為皇太子封子鴈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亡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植簪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

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增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上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諲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暕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



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  
眉上雙眉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  
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  
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  
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  
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  
蓄忿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  
復危亡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  
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死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  
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于  
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  
拜嗚咽不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之廣矣廣與安祖摠

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為壽州刺史廣尤親任摠管司馬張衡衡為  
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今德不聞於天下大  
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頗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  
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  
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  
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  
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  
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  
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  
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  
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  
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



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知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入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獸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

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諧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待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恭慈為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群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



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明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

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不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厠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今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害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廢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大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舅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累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舅即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

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遭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祐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晃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纔言罔極唯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天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常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舅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



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昊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昊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昊於伏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昊耳上以昊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枝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琬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

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主公主者竝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踊而去左右莫不閤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閤然揚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螯手不宜復留意已已詔元昊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竝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關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文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郡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竝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



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摠管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竝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福至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正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邠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官官不



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  
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  
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  
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着不可復收帝  
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  
私謂所親曰主上思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  
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瑰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  
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嗆之討西蠻也帝令  
上開府儀同二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  
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

能害及為毛間蠱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  
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  
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  
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豫  
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  
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  
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  
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  
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八月甲子皇后  
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  
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鎰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簟中以蠟閉口  
衣襪裏而納之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



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扭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鬼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又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

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或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或與之秀遺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貞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容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跡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



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竝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磴、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武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執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執皆非忠謹，所進咸視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植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

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踈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窮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素既被踈，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竝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歔。丁未，崩于大寶殿。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陽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



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言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薨焉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追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

天誅

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譏廢居常快快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脩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為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呼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鷄鷄耳何用腹心為王頗者僧辯之子個儻好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阿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弈曉星曆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



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揔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於叛逆結於刑書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為方伯當竭誠致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九州王類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揔官府兵曹聞素反

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選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趣河陽大將軍基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為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幕離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  
州刺史裴文家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普薩為潞州刺史韋道  
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  
其將劉嵩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  
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  
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王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  
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撫  
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牧商賈船得  
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  
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素為并州道  
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眾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  
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  
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

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凶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為  
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  
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  
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鄉出共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  
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  
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  
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  
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蔡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  
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大行  
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  
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  
詳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



兵法

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暴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摠管竇抗有貳心間可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成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入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千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三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管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眾且十萬拒素於高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頴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頴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頴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賢  
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  
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并獲頰戶梟於晉陽群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  
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  
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  
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  
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  
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  
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  
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  
其一而失其三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通鑑綱目

卷之三

七



